



4997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六

董二袁劉傳第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于野而

結卷

三國志

魏書六 董卓



昭和十六年二月六日寄  
市島謙吉氏贈

捕盜

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歛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為掾

征并州

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巳校尉免徵拜并

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計出羌圍

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郎將西拒遂于望垣破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池使水涸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眾而還屯住扶風拜前將軍封釐鄉侯徵為并州牧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為少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請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

不受命

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踴躍戀恩念報各  
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  
盡心慰卹効力行陳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勅以  
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  
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  
乞將之州効力邊陲卓再違詔勅會為何進所召  
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  
誅諸閹宦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  
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  
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

再拒命

卓皮形已著而何進召入禍國自禍誰生

臣作事草是投

虎口也

即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

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  
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  
有寵光和三年立為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  
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  
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  
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竝據州郡一書出門便  
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  
使怨氣上蒸妖賊蠶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  
飢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誦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

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于養肉及濕呼船悔之無及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眾迎帝于北芒還宮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于北芒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謡

迎帝北芒

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眾迎帝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

閔貢

殺何苗

抱陳留王

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 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眾所殺

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曼共攻殺苗于朱爵闕下

殺丁原  
殺二人為  
擁兵計

鮑信與袁  
紹初謀

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眾故京都兵權唯在卓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二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久不再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

董卓

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靈  
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

代劉弘廢  
帝

殺何太后  
立陳留王  
盧植

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于朝堂議曰大者天  
地次者君臣所以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  
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  
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  
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  
上富于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  
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  
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

帝

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  
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善今太后宜如  
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尊皇祚  
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  
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  
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  
聞損辱神器忝污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  
亂永樂太后暴崩眾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  
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  
然豐下允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

三國志

魏書六 董卓

六

羣臣英言

丁官獻諫

疑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官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際必報人不自保

嚴刑

殺御史發苗棺殺苗母

牙多男子

姦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請卓白事不解劔立擗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于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于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于姦亂官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



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佃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爲忠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

伍孚

英雄記曰忠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爲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更乞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爲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震

殺孚

慄孚著小鎧于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閤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卽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于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爲瓊之別名爲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王匡

河南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衆從小平北渡繞繫

徙都

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

焚掘

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

楊彪

華嶠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糜沸蟻聚為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彊兵蹶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

免彪

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詎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續漢書曰大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識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

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  
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  
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  
洛邑此其宜也今左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  
捐官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蟻  
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  
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左亂所在賊起崤  
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  
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塼瓦一朝可辦官室官府  
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在前御我以天

黃宛

免琬

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  
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隸奏  
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阜部兵燒洛陽城外  
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  
掃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  
而死者不可勝計獻帝記曰卓獲山東兵以豬  
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  
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熹殺之卓所愛胡恃寵放縱  
爲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  
令人呵之而况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搃殺之

鬼書六 董卓

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八畫兩轡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獻帝記曰卓既為太師

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

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

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

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

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

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卓蓋車也

卓弟曼為左將軍封鄂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

未必有此

興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

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

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

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

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

自詣卓府啟事

山陽公載記曰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

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

如此作事  
英雄氣短  
死期近矣

公卿拜車  
下

屬嵩卓大怒及為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于車下  
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  
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  
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卓笑曰卿早  
服今日可不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  
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  
慶左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  
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築郡塢

築郡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  
英雄記曰郡去長安二百六十里

所載昔晉  
語皆未可  
信

慄  
戮  
匕

頰  
下同

公卿  
祖道

管呂殺  
張温

買三  
公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郡行塢  
公卿已下祖道干橫門外橫音卓豫施帳幔飲誘降  
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勒手足或鑿  
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七  
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富有大臣賊死者故  
太尉張温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  
欲以塞咎使人言温與袁術交關遂管殺之  
傳子曰靈帝時榜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  
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温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  
百萬以買三公頰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

温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况于劉翬唐珍張顥之黨乎風俗通曰司隸劉翬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續漢書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

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十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翬羅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冤死

壞五銖錢

悉椎破銅人鐘虜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分

王允孫瑞  
呂布  
謀卓  
李肅

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鑿于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二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州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

語雖無稽  
可資諷味

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  
勸使行乃裹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  
不起曼瓊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為其羣下  
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  
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于郿者斂聚董氏  
尸于其側而焚之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地  
艸為之丹守尸吏暝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為燈  
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  
以一棺植之葬于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  
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

數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

賀客中雜  
此歌歌

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  
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  
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  
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  
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  
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  
黥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亦咸共諫允允曰  
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友今國

似

辨亦有理  
但豈何以  
致死

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  
後令吾徒並受誦議遂殺邕 臣松之以為蔡邕  
雖為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為天  
下所毒聞其死凶理無歎惜縱復念然不應反言  
于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記傳博有  
奇功于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  
之言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  
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于  
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  
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 張璠漢紀

太山羊氏

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勳志士及還  
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  
十年卓為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二  
日中遂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  
長安為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  
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各士多為之言允悔  
欲止而邕已死

寧肅

初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  
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  
欲以詔命誅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惟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鐵鑰致其旁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獻帝記云筮人常為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

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北催等還輔已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

失處置

比

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為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十餘萬

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允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扇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凡王允于市

大臣疎而無謀尤與進一

圖京城城

殺王允

鼠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  
 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  
 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  
 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催汜入長安城中南官  
 掖門殺太僕魯植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  
 騎校尉王頌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  
 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于城門下拜伏地叩頭  
 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為  
 乎催等曰董卓忠于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  
 等為卓報讎弗敢為逆也請事竟請廷尉受罪允

投植與烈  
 願

窮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  
 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  
 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  
 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  
 辟荀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為司徒  
 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  
 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夫士以  
 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  
 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  
 皆主于忠義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不義

三國志 魏書 卷六 李傕郭汜 三九七〇一

催汜等擅政

伺間不為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于正也  
葬卓于郿太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催  
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為後將軍  
美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擅朝政  
英雄記曰催汜地人汜張掖人一名多

馬字种邵劉範

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馬騰等降  
率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  
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  
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  
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

長安民相啖食人

帝

殺樊稠

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催等放  
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飢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獻帝記曰是時新遷都官人多以衣服帝欲發御  
府繒以與之李傕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為復作邪  
詔賣廐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  
所賣廐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  
催曰我邸閣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  
意不可拒催不從之

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  
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

三國志 魏書 卷六 李傕郭汜 七

以小人攻  
小人天也

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  
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  
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  
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催兄子利隨  
稠利還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催  
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  
關從催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汜與催轉相疑戰鬪長安中

典略曰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催與  
汜婢妾而奪汜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妻乃

燒宮殿

以鼓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倘或有故遂搗  
藥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  
他日催復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  
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洽兵相攻

催質天子於營燒官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  
物置其家

天子質營

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其營夜有山告  
催者催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官以車三乘迎天  
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  
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

三國志 魏書 卷六

拒命

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飢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脯上飯何所采焉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催邊鄙之人習于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轉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催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催以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催欲移乘輿與催書曰

楊琦

趙溫

李應

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際以成千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移乘輿幸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是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催書問侍中常洽曰催弗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為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李應

帝命公卿處和

質公卿

楊密

三國志 魏書六 二十  
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催。楊彪曰。羣臣共  
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  
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  
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  
及女巫。歌謔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  
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  
牛羊祠之。訖過省閣。問起居。求入見。催帶三刀。手  
復與鞭。合持二刀。侍中侍郎見。催帶仗。皆惶恐。亦

李楨

皇甫鄴

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催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  
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催喜  
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  
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  
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楨。催州  
里。素與催通語。催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  
國家故事。催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鄴。涼  
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催。汜。鄴先詣汜。汜受  
詔命。詣催。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  
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取何敢。乃欲與

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眾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催有膽自知之酈答曰昔有窮后弄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于斃近董公之強明將軍且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曼承璜以為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

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催不納酈言而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催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為催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酈答曰胡敬才卿為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為李催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酈答語切恐催聞之便勅遣酈酈裁出營門催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催

王昌

三國志

魏書六 李催郭汜

三

言追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催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自以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催將楊奉與催軍吏宋果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催眾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

揚奉宋果  
張濟

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

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眾咸呼萬歲。

魯天子都  
董承

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天子奔奉，管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催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催汜大戰，奉兵敗，催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

殺公卿  
士孫瑞

獻帝記曰：時尚書令士孫瑞為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為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既誅，遷大司農為國



士孫萌

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贈。萌有答，在粲集中。

逐天子走陝

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

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二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匹絹，乃取德絹，連續為輦。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眾，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標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都安邑

韓融

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

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閤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

天子還洛

張楊

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為莫有至者飢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飢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

暹奉殺

裴茂

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為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霍夷三族

三國志

魏書卷六 李傕郭汜

三五

五習

典略曰：催頭至，有詔高縣。

汜為其將五習所襲，死于郿。濟飢餓，至南陽，寇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劉備，死于蜀。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袁安

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為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為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為公。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紹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諶，問文開。

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

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家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謁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

洛

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况于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宦

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結謀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請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

有太后為主此機決不可失

三而進不誨。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

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為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長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

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遂敗。

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闈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

濫殺

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諂之。曰：「此大專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隗乃長揖而去。

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冲闇，非萬機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天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宣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

壯

是

出

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乃為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乃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為紹於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謔。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肯以觸哮鬪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

紹既出遂入奔冀州。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顥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為紹。乃說卓曰：夫廢

周恭等

勃海起兵

立劉虞

逢紀

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邳鄉侯。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議。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為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英雄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入資給。

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乘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

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奈何？諝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

計取冀州

耿武閔純  
李歷

趙浮程

若兩雄并力，兵交于城下，危亾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為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于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

讓紹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只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揚于扶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閉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冀州印綬于黎陽與紹。

於



沮授

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沮音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衆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于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監軍奮威將軍

自此以後授豐一言不入

一本作傳

獻帝記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爲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齋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

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厨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命收班繫獄欲

殺之以衛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  
侯舉兵向京師者案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  
之况卓今處官闕之內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宮  
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  
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  
玷辱而足下獨囚僕于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  
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  
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  
人之所難然耻為狂夫所害若亾者有靈當訴足  
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為一

體今為血讎亾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  
勿令臨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  
于獄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  
不載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  
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州郡蠶起莫不假其名馥懷  
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特為  
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  
圍守馥第拔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

既捨地又捨命

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譏見  
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  
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  
紹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  
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  
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鎗甲  
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彊弩千張  
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于後義久在涼州

田豐

曉習羌鬪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路  
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  
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  
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  
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  
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復散  
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  
為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  
瓚部逆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  
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却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

魏書六 袁紹

曰大丈夫當前關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疆弩  
 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  
 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  
 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  
 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一曰胡夷  
 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  
 焉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  
 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  
 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  
 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

陶升

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  
 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  
 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斤丘乃還紹到  
 遂屯斤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  
 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  
 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  
 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  
 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  
 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  
 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于百

詩賦

馬日磾

趙岐

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管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  
 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  
 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  
 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與  
 共出時人以為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  
 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恃功而驕恣  
 紹乃殺之

郭圖

拒諫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  
 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獻帝傳曰沮授說紹云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

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  
 相滅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  
 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  
 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  
 百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  
 衆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  
 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  
 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  
 若不早圖必存先入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  
 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察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

識

本傳違也。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為大將軍。封鄴侯。

識

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讓于紹。紹讓疾不受。頃之擊破瓚于易京。并其眾。

并贊

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

殺苞

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况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存為矣。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

據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  
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墾以賢德均  
則上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  
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  
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為都督未為刺  
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  
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曠兵海隅是時百姓  
無主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奸受近言肆志奢淫  
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  
為腹心王脩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

士使婦第領兵在內至今草竊市井而外虜據田  
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  
弱者多乃至干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  
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  
入一招命賢士不就不彊棄軍期安居族黨亦不  
能罪也

又以中子熙為幽州甥高幹為并州衆數十萬以審  
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諲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  
將簡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

三國志 魏書 卷六 袁紹

田豐

崔琰曰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眾由此推之  
但冀州勝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  
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 獻帝傳曰紹將南  
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  
賦役左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  
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  
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  
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  
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  
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疆眾以伐曹氏譬若

拒諫

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  
義兵恃眾憑疆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  
氏迎天子安宮都許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且廟  
勝之策不在疆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  
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  
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况兵加  
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  
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  
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  
計計在持宰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



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不同者曷主與臣同者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于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胤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

拒隸

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饗養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輦壁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闔遺醜本無令德標後鋒俠好亂樂禍幕府

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  
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  
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  
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  
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  
虎文。授以偏師。獎威威柄。莫獲秦師。一克之報。而  
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  
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  
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  
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下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

成

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唯  
疆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  
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破沮。拯其死亾之患。復  
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于兗土之民。而有大  
造于操也。後會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  
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  
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  
禁畢。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  
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  
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

尹異

趙彥

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  
 享國極位操因匪嘗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  
 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  
 有所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  
 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  
 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  
 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  
 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  
 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矧國虐民  
 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

態

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充豫有無  
 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  
 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左詰外姦未及  
 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苞禍  
 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雄  
 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疆禦桀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  
 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路瓚亦梟夷故使  
 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以  
 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

情辭有餘而戰氣不足故敗

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林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擠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熖飛蓬覆滄海而沃燦炭存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官闕外稱陪衛內以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昂哉此陳琳之辭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于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

拒諫

破斬良

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亾則不保一身衰哉其第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怯軍之破敗在此衆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也

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

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

舉

紹大敗

三國志

魏書

袁紹

卷

三三〇十

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

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戰北利在于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谷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

拒諫

矢傳 鼓

魏氏春秋曰以古有天石又將言旛動而鼓說人旛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

襲 具 烏 候 紹

高 漬

拒諫 蔣奇

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窺于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奇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輅將尚覽張郃等率其衆降紹衆大潰紹

三國志

魏書六

袁紹

四

三國志

坑

細大敗

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僞降盡坑之

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

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執請太祖

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軍所執耳太祖

與之有舊遂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

日乃相會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

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

喪亂過紀圖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人

縣命袁氏大蒙公靈速死爲福太祖歎曰孤早相

得天下不足慮

若蒙國本逆

并

拒諫

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  
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  
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  
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  
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  
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  
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  
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既  
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  
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

三國志

魏書六

袁紹

四十五

三九五〇九十

殺田豐  
事何如

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  
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  
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木  
遷侍御史闔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  
紹起義累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在  
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  
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于  
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  
皆摧靡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于是也紹謂

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  
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  
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  
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  
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  
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木  
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主之業隆臣奉闇后則  
覆亾之禍至存亾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  
則已必死其窮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  
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

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于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為後而未顯

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為後未顯而紹死劉氏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于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

譚以少兵殺逢紀

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己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父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于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



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  
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于尚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  
奪其衆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  
于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退入城守  
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  
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  
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請太祖請救太祖乃還  
救譚十月至黎陽

表書

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  
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

布旅加以投盟主雖亾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  
蠅飛於干旄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為一體背  
脊絕為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盖  
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  
顯宗主或欲以歸冢嗣未有棄親即異枕其本根  
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  
讎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  
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  
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  
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為萬世之戒遺同

盟之恥哉冀州不第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  
 辱身以匡國為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  
 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  
 大隧之樂象受有庠之卦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  
 復為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  
 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  
 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  
 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  
 王業非疆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為  
 无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

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  
 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  
 其和能為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仁君  
 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天包不以優容為先除  
 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  
 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旆長驅共獎  
 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  
 言况我同盟復能勩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  
 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踴鶴望冀聞和  
 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

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  
 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  
 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  
 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獻欬而行  
 鉞秘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  
 廢蒯瞶而立輒蒯瞶為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  
 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瞶  
 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  
 豈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紕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  
 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為

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自  
 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聖  
 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  
 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  
 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  
 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全之福故悉  
 遣疆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  
 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  
 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為雁行賦為幣主雖傾倉覆  
 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

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屠齒輔車不相為賜謂  
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  
寧家何圖凶險讒憲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  
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  
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悼綱紀之理不顧  
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  
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髮  
膚割截支體冤冤痛于幽冥創痍號于艸棘又乃  
圖獲鄴城詐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  
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

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  
懣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  
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  
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  
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  
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  
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  
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  
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  
必鬪以玉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

高

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退  
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  
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  
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  
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  
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  
圖等王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之賦以除將  
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  
悲號于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  
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懸軍不旋踵

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典略曰譚得書悵  
然登城而泣既劫于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

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  
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  
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  
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  
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為地道  
配亦于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  
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

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  
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  
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  
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  
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  
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  
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  
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  
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  
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宗

尚奔中山

配死義

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  
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  
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  
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  
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  
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  
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  
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  
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

袁紹

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在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鄉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于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丕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非向曰：我君在，非。樂資山

陽公載記及袁曄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于門中既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且左逃身于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畫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寔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為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于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眾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

斬譚

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  
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為其將  
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  
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  
違命者斬眾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珣曰吾受  
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  
闕矣若乃北面于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珣失色  
觸曰夫與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  
珣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  
遣樂進李典擊之未後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

韓珣

觸亦有見

畧

斬熙尚

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請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  
騎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斬之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  
于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  
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  
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典略曰尚為人勇力欲奪取康眾與熙謀曰今  
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  
也康亦心許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  
先置其精勇于廐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



出皆縛之坐于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左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第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未詳

太祖高韓珩節屢辟不至卒于家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

無一可者

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豫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

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于  
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存疑又室家見戮不  
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  
聖主聰敏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  
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  
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  
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害  
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於流漫幸蒙遠  
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  
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

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况非君命乎悽  
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

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術以餘眾奔  
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為揚州  
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為兵  
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為揚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  
既領州而術敗于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  
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溫  
不為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以張勳橋蕤等為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

三輔決錄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所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

陳珪

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為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士崩今雖季世未有凶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勳力同心巨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

三國志

魏書六 哀術

五

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于  
 耳骨肉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興平  
 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  
 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  
 諸君意如何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  
 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  
 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  
 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熈之符命遂僭號  
 典略曰術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王承火得應  
 運之次又見識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各字

術僭號

當之乃建號稱仲氏

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  
 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

九州春秋曰司隸馮友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  
 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  
 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  
 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  
 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  
 死乃厚加殯斂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

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于滯山復為所拒受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

魏書曰術歸帝號于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英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彊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彊則無與比夫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眾絕糧乃還至江亭

春八十里問厨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櫺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于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而死

劉勲

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勲孫策破勲復見取禮術女入孫權宮子燿拜郎中燿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祇田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

三國志

魏書六 劉表

六

三國志 卷之六  
謝承漢書  
三十七  
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為八友 謝承漢書  
曰表受學于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乎儉  
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儉上儉不逼下盖中庸  
之道是故遠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  
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于世暢  
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

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靈帝  
崩代王獻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  
襄陽

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

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  
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  
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  
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袁術因乏禍今至矣吾欲徵  
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  
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  
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  
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  
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  
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

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  
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  
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  
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  
也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  
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卽授部曲唯江  
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  
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龐季

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  
表堅爲流失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  
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荆州牧封  
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  
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

鄧羲

漢晉春秋曰表答羲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  
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

一本作大

義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  
爲流矢所中死荆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  
無禮至于交鋒此非牧意牧受手不受賀也使入納  
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

三國志 卷六 劉表 表

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

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釋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宮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于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

綦毋闓宋忠

韓嵩劉先

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于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傳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

三國志

魏書卷六 劉表

卷三



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選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爲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

蔡氏

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日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

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于戈事會之來豈有終

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

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

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為讎隙

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

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

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

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暈于戶外使

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

袁氏之事  
又見

傅巽

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

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入臣而拒人主逆

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

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凶之

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

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

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

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

傅子曰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

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

帝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且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于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亦別有傳。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旣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卽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

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于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卽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爲荊州刺史。太祖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

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  
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  
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  
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茂萬  
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  
繼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  
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  
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此有牋求還州監史雖慕  
祿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

傳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  
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  
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  
平定境內表得以疆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  
侯荊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  
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  
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  
多矣竟而存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嵩大鴻臚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

知世辨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于鄺  
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別駕轉  
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  
使到許事在前注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  
鴻臚印綬

義先  
義侍中義章陵人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  
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請詐見太祖時  
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  
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

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願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  
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為誰先曰舉  
百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  
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  
義之士翼戴天子綬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  
安忍曰莫已若即蚩尤智伯復見于今也太祖嘿  
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  
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  
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  
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

周不疑

疑為傳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狠戾賊恣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

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爲桀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衆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寔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爲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爲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亾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

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  
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  
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  
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三國志

